

新恋觉领航手**斐燕**，新武侠爱情风又起！

绝云谷里杏花落，残红遍地今非昨。

表面的你争我斗与暗地里的情潮汹涌，向你席卷而来！

杏花下的秘密

斐燕◎著

主编／和风



他不懂，真的不懂，

自小总是温温雅雅呵护她长大的雁师兄，

为何一夕间变成一个陌生人，

逼她练武、逼她杀人，

与他决裂不可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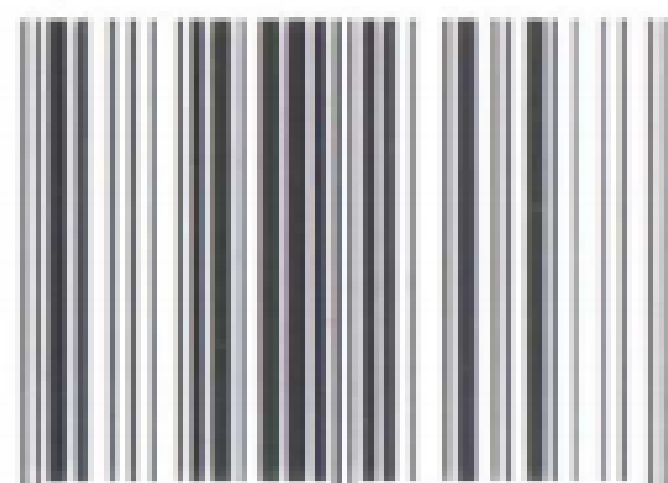
16.8元/本

十年前他陪她在冬日栽下了九棵杏树，
他还记得当时她说花开时就要嫁给他呵，
无奈造化弄人，
为了强迫她长大，
他不惜换下偏爱的白裳，染上满手鲜红……

杏花下的秘密

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

ISBN 7-80723-058-4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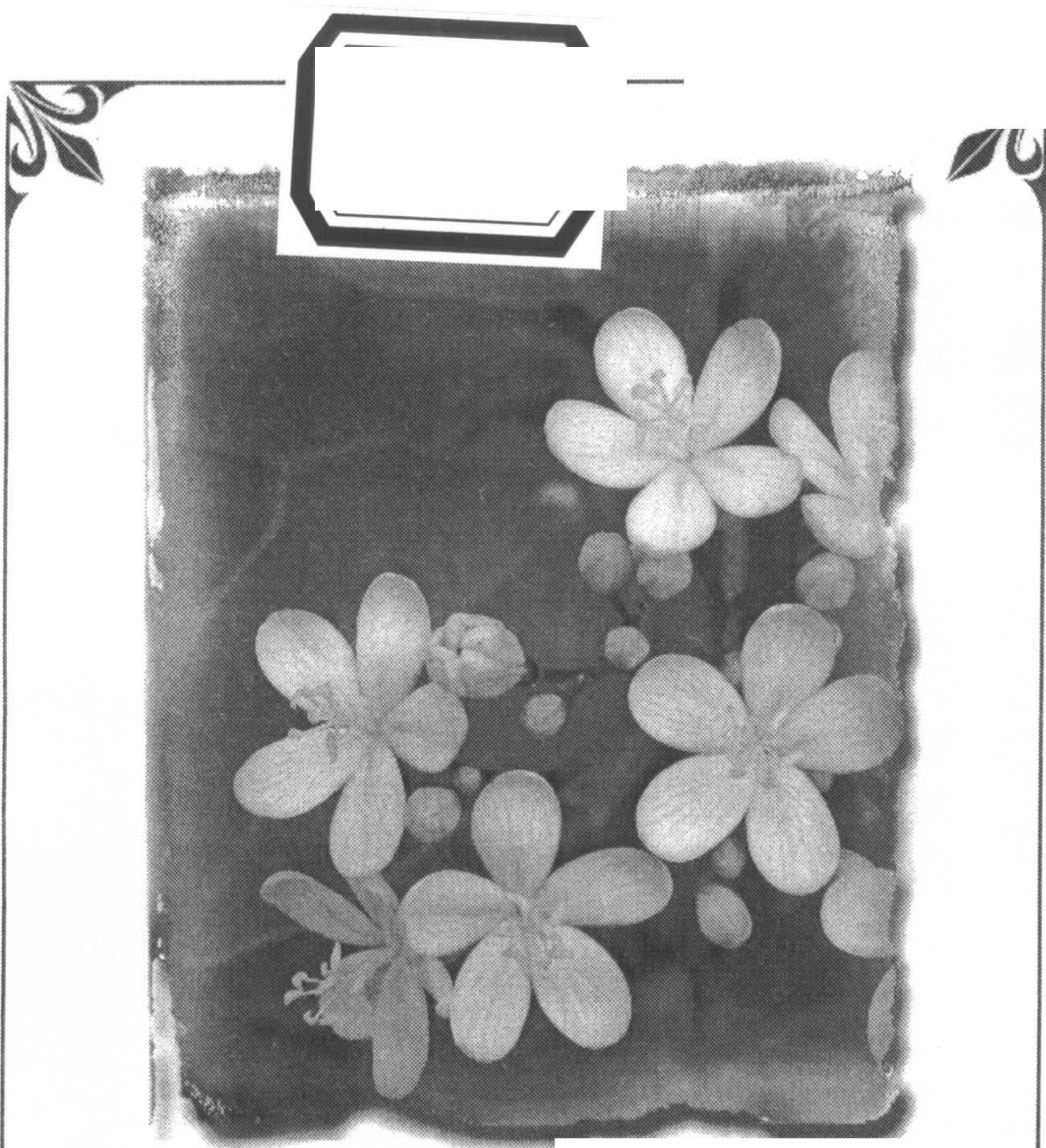
9 787807 230588



ISBN 7-80723-058-4/1.24

定价：67.2元（全4册）





◆ 杏花下的秘密 ◎ 斐燕

序

又和大家见面了，大大地拥抱一下，燕子好开心呀！

当编编打来电话，通知此书过稿的时候，漫天的幸福感华丽丽地朝燕子压过来。原因有三。其一呢，因为燕子真的很喜欢这个故事，很喜欢此书的男主角，也很喜欢那种纠缠一世的守护。现在终于出版，得以和大家分享书中的一切，实在太幸运了！其二呢，其实真的很简单，因为编编打电话来的时候，正好燕子考完了本学期最后一门，也顺利完成西班牙语的学习，从此便能迎来幸福美满的暑假啦！

最后一点，就是过稿后的第二天，正是燕子出发前往北京的日子。说起这次北京之行，当真是筹划已久啊。燕妈妈一度强烈反对，怎么也不放心燕子去那么远

的地方游玩。直到某燕好说歹说，软缠硬磨之下，才松口答应下来。

下面就和大家分享一些北京之行的糗事，一同轻松一下哦！笑眯眯！话说到了北京，和朋友一起去看天安门。走到天安门前，看见两根柱子，通体玉白，攀龙浮凤，端是泱泱大气，雍容自现。于是朋友指着笑问：“燕子，知不知道那是什么？”

“我知道我知道。那是什么表！”某燕想都不想，脱口而出。

想当然，集体喷笑！

真是庐山瀑布汗啊！某燕绝对绝对知道那就是传说中的华表。偏偏大脑临时打了个结，那“华表”二字就这么摇身一变，成了“什么表”。白白给那一群损友提供了茶余饭后的谈资笑料。

休息一天，然后去了故宫。在这里长了不少见识，对写古代故事多有裨益。不过，御花园好破好小哦。虽知昔非今比，可是，还是感慨一把，当皇帝真是没趣味，难怪乾隆三下江南，风流韵事流传至今，难怪赵构要窝在西子湖畔，沉醉三秋桂子十里荷塘。

据朋友后来的形容：当是时，燕子素手一挥，气度超然：这个御花园，差不多就是我笔下客栈后花园的样子！（汗水滴滴，某燕哪有那么夸张！）

除却御花园，故宫的整体构架算是气度恢弘凛然

千秋了。从建筑群的地平基准来看，乾清宫等男性殿堂地势都比较高，超乎坤宁宫等女性殿堂之上，而坤宁宫紧挨乾清宫，也是皇后地位的象征，其他妃子的住处都落在旁侧，只有仰望的份儿。唉，长见识了，本来燕子还以为皇帝皇后的宫殿隔得老远，没想到事实上那两人对门而居，俩俩相望呢！

不管怎样，一趟北京之行，算是真正知道，小说毕竟和现实不同啊，连皇帝住的地方都没燕子想象中的雕栏玉砌，凤阁龙楼。叹息一声万岁爷艰苦朴素的同时，不由感叹于燕子笔下人物竟是如此幸福，衣食住行端是比皇帝还潇洒！

好啦，燕子不再唠叨啦，就请诸位耐下心思，翻开此书，与燕子同去那杏花如雨的江南地，在烟雨红尘中共看风起云涌……



第一章

绝云谷里杏花落，残红遍地今非昨。

江湖之中，谁都知道，绝云谷中，有一处杏花林，杏花林中，落红无数。

江湖之中，谁都知道，绝云谷主，有三尺惊魂剑，手起剑落，亡魂无数。

绝云谷，是武林的禁地，白道的梦魇。传说，那处杏花林里的千百杏花，之所以开的那么艳丽，是饮了千百侠士的血。传说，每株杏树下，都埋着一具森森白骨，所以，那杏花才红的凄厉。

八年前，白道武林，倾全力围攻绝云谷。一场腥风血雨，九大门派，四大世家的高手，几乎陨落大半，而绝云谷前谷主容易天也身受重伤而亡。

然而，容易天虽然死了，绝云谷却依然还是绝云



斐燕

谷。

而今，夕阳正好，柔柔地撒下昏黄的光晕。这杏花林里，一抹淡淡的蓝影正徐徐漫步。在这个时候，会如此悠闲地出现在杏花林，穿的又如此清淡的，只有绝云谷的公子——雁行疏。

他的轮廓很柔和，眉目清俊而秀雅，白皙的肤色几近透明。清淡的蓝衣，衣袂随风，漫步在这样盛极而艳的杏花林里，给人的感觉竟是凄清。

清冷中的凄凉。

雁行疏在一方白石前停下，白石之上，落英缤纷，艳红的杏花，懒懒地偎在洁白的大石上，绝美。他拈起一片花瓣，浅浅地笑了起来。

风轻轻地吹过，轻拈的花瓣在指中颤动，似要随风而去。雁行疏怔了一下，放手。花瓣伴着清风，渐渐远去，融入那一地的落红之中，再也寻不到踪影。

眉宇倦意隐隐，雁行疏轻轻地咳嗽起来，他皱了皱眉，取出一方白绢掩口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方才拿开手巾，那无暇的白绢上，已染上凄艳的红痕。

雁行疏苦笑，苦笑中更带着难以言喻的忧郁与不舍。看来，他的时间是真的不多了。

“公子，谷主正在大堂和诸位堂主翻脸呢，你快过去看看。”背后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他的小厮宵羽匆匆地赶过来。

杏花下 的秘密



若有若无地叹了口气，雁行疏眉宇间的倦意更盛了，“我明白了，这就过去。”



绝云谷的大堂之上，端端正正地挂着一方匾额，上书善恶二字。

善恶堂的正首，有一张华贵而威严的楠木椅，那是绝云谷主的座椅。容郁影冷冷地坐在那里，纵然力持平静，却怎么也掩饰不住眼底的愤怒。

“黄河水患，哀殍遍野，而绝云谷中，库存充盈，拨一百万两白银赈灾，有何不可？你们这样拦着是什么意思？”她前些日子出谷一趟，一路看到的都是卖儿卖女，妻离子散的惨状，回谷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拨银赈灾，不料四大堂主却齐齐反对。怎不叫她气怒交加。

四堂之一的烈风堂堂主司徒啸拱手道：“谷主，此事实不可行。绝云谷库存虽丰，但也有不时之需。而且，我们旗下大大小小的买卖也都有风险。如果全赈了灾，万一谷里有什么急用，或者生意上要周转，只怕便要吃紧了。”

“不错，司徒堂主所言极是，谷里存银不过百多万两，如果赈灾的话，兄弟们吃穿用度可怎么办？还请谷



斐燕

主三思。”惊雷堂堂主莫越凭点头附和道。

“你们不曾看到那民不聊生的惨状，谷里再怎么样，开销用度都还过得去，可是，外头的灾民却已经快到了易子而食的地步了。你们都下去吧，我心意已决，明日就拨银赈灾。”

“谷主，拨银赈灾该是皇帝老子的事儿，关咱们什么事，你何必这么劳心劳力？相信这件事如果让公子知道了，他也一定不会同意的。”司徒啸不以为然道。

“是啊，谷主，你不妨将公子请来商量一下，然后再做定夺。不然，只怕下面的兄弟也会不服啊。”疾电堂堂主花落月巧笑倩兮，拨弄着手指上的丹寇，轻笑道。她回眸向门口望望，心里暗自奇怪，这公子怎的还不来啊。

四堂之中，只剩下晴雨堂堂主东方悦不发一言，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，用担忧的眼神望着容郁影。

“公子公子，你们眼里只有公子，就没有我这个谷主吗？”容郁影气白了一张玉颜，用力一拍茶几。只听“砰”的一声，桌上的杯盏尽碎，茶水淋了一地。

“属下不敢，请谷主息怒。”四堂堂主齐齐躬身，却都镇定自若，没有惊惶的神色。

“你们莫要忘记，从前，这绝云谷谷主是容易天，而今，是我容郁影，从来也不是他雁行疏。你们倒好，事事请示公子，处处用这个公子来压我，看来早已不把我容

杏花下 的秘密



郁影放在眼中了。”从来都是这样。自从八年前父亲亡故之后，这绝云谷中的大权就被雁行疏牢牢地抓住，他一步步培植自己的势力，一步步架空她的权力，到而今，底下的人遇事总要先请示公子，就是她这个谷主吩咐下去的事情，也定要经过他的同意不可。

“你是谷主，就该为谷里的兄弟多多考虑。”清冷的声音字门外响起，雁行疏施施然行了进来。他的眉目间已经没有了那病态的倦意，举手投足尽是威严。方才杏花林中忧郁病弱的公子，仿佛与他不是同一个人。

“属下见过公子。”四堂堂主再次躬身，这次，却是真正的恭敬。

“嗯。”雁行疏淡淡地应了一句，犀利的眸子望向楠木椅上的女子，“听说，谷主在这善恶堂上与诸位堂主翻脸，是或不是？”

“公子，属下天大的胆子，也不敢和谷主顶撞啊，只是，谷主铁了心要拨银赈灾，公子，您看这如何是好。”莫越凭垂首，恭谨地道。

微微挑眉，雁行疏径自找了张座椅坐下，呷了口清茶，方才开口道：“我知道诸位堂主都是为了绝云谷好，不过，若和谷主起了冲突，那也是不该。至于谷主，您做事也不该全凭一时意气，不然，如何能将绝云谷发扬光大。”

四大堂主顶撞了谷主，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句



斐燕

“不该”，而对于容郁影赈灾一事，他的话却说得很重，全然没有将这谷主放在眼中。

“我凭一时意气？雁行疏你这顶帽子扣得好大。看来，绝云谷若是兴盛，都是你雁大公子的功劳，要是衰败了，就是我容郁影的错失了。”容郁影冷冷地道。

幽冷地扫了她一眼，雁行疏清浅地笑笑，“看来谷主今日心情不好，四位堂主就先退下吧，让谷主好好清静一下也免得她心烦。”

他拂了拂衣袖，冲容郁影不经意地拱了拱手，也不等她同意，就率先转身离去。

面对转眼间已不剩一人的善恶堂，容郁影明丽的双眸笼上无尽的恨意与怒火。

“雁行疏，总有一天，我要你跪倒在我脚下……”



“咳……咳咳……”刚回到房中，雁行疏的脸色就变得异常的苍白，一瞬间退去了血色，猛烈地咳嗽起来。胸肺处仿佛有火在烧，闷得难受。他撑着桌案，不住地咳着，脸上逐渐升起了病态的红晕。然后，红晕渐渐退去，取而代之的是骇人的灰青。

“公子，您的药。”宵羽急忙取来丹药，又倒了杯清

杏花下 的秘密



水，喂他服下。

“好了，我没事。”疲惫地合了合眼眸，雁行疏在桌案前坐下，轻声说道。

宵羽鼻子酸酸的，眼睛早已红了一圈，他哽咽道：“公子，您歇歇吧，那些个扰人的事儿，您就别再操心了，要不然，您的身子也承受不住啊。”他分明看见，那掩口的白绢已是殷红一片。

“你知道什么？”雁行疏轻轻叹了一声，又道，“这个月，夫人那里你去过了吧，她老人家可有什么吩咐下来？”

“回公子，奴才当然已经去过了，夫人什么都没吩咐，只说要公子您多注意身子，别累着了。公子，连夫人都这么说了，您好歹也听着点啊。谷主也真是……”宵羽吸了吸鼻子，涩声道。这谷里上上下下，又有谁知道公子早到了油尽灯枯的境地了呢。一个个有事没事就来请示，谷主更时时给公子气受，他这个做下人的都快看不过去了。

“胡说什么，谷主是你可以妄加评论的吗？”雁行疏轻斥一声。

“可是……”他不懂，公子根本就不是个热衷权势的人，为什么却在谷主面前处处表现出喧宾夺主的声势。

“别可是了。”雁行疏摇了摇头，“你下去吧，让我一



斐燕

个人清静会儿。”

宵羽咬了咬唇，犹豫半晌，终究还是退了出去。

偌大的屋子里，只剩下雁行疏一人，他淡淡地笑了笑，行至窗前，打开了镂花的窗户，映入眼底的是一汪碧绿的湖泊。

他的卧房，正对的是幻月湖，湖并不大，湖心却有一小岛，岛上伫立着一栋雪白的小楼，名唤掬梦轩。那是她的小楼。

微风拂动，吹起几朵涟漪。湖心的小楼，却只是静静地伫立在那里，风吹不动。

几缕散发随风飘拂，遮过眼帘，他浮起一抹苦笑。

今生，注定梦断，魂消……



“铮铮……铮……”掬梦轩里，传来金铁交鸣般的琴音。容郁影的手指，不断地在琴弦上拨动，未成曲调，弦上却已染了鲜红。

良久，她停了下来，望着自己满是血迹的双手，吃吃地笑了起来。她并不觉得痛，只觉得可笑，原来，她竟是这样脆弱啊，连抚琴，都会弄得自己鲜血淋漓的。

取过琴案边的烈酒，她一口一口地灌着。都说，一

杏花下 的秘密



醉解千愁，醉了就什么都不会想，什么也不用烦恼了。

迷迷糊糊中，他仿佛还是原来的他，那个总是一身清雅的白衣，那么温柔的雁师兄。

他会捉黄鹂给她玩，然后两人坐在高高的树上，一同将小鸟放走，看着鸟儿在空中打了个转，扑哧着翅膀渐渐飞远。

她最是怕冷，冬天，他会牵着她的手，将她带到火炉边，两个人一起烤火。可是，她还是会冷。那时，他会把她搂到怀里，用自己厚厚的白色貂裘紧紧地裹着她。而爹爹，那个传说中很凶很凶的武林大魔头，总是很慈祥地坐在一边的大圈椅上，笑呵呵地望着他们。

那都是多久以前的事儿了，应该是很多年前了吧。那时，她还是个小女娃，爹爹也没有死。后来，当她十二岁那年，爹爹被所谓的武林正道杀死了，她哭得好伤心，他将她搂在怀里，一遍一遍地说他会照顾她一生的。当时，她一边哭，一边却已经把他当作今后所有的依靠了。

但为什么，不久之后，一切都变了？他开始逼她练武，她不要，就一直哭一直哭。他却不理她，还是一个劲地逼她。他不再是温柔的大哥哥，她的手握剑都握得红肿了，他也不安慰她，还要她继续练下去。甚至，她有时小小地偷一下懒，他就骂她，很凶很凶地骂她。然后，她就到娘那里去哭，哭得好伤心好伤心。她痴痴地在房里



斐燕

等他来道歉，他却没有来。

后来，他不再逼她练武，一个人掌握着绝云谷的大权，人人都听他的，没有人在意她这个小谷主。她也乐得开心，天天这里玩玩，那里玩玩，惟一的不快乐，就是他不再理她了。即使是这样，她还是会悄悄躲起来，偷偷地看他。直到有一天，一个比她大不了多少的小姑娘潜进谷里刺杀她，因为她的爹爹曾经杀了这小姑娘的爹爹。可是，那小姑娘却被他抓住了。他差人把她带到善恶堂，逼她用匕首杀了那姑娘。她哭着叫着，怎么也不肯动手，可是，他却紧紧握着她的手，将那柄匕首插进了姑娘的胸膛。她永远忘不了，那鲜红的，温热的血淋了她一头一脸的感觉。他却只是冷冷地笑笑，让人将尸体拖走。

而后，他竟然将她娘也软禁起来，再也不让她见娘。她找啊找啊，找遍了谷里大大小小所有的地方，却怎么也找不到娘。她大哭着跑去找他，骂他，打他，他却手底一个用力，将她推倒在地上，拂袖而去。

从那以后，她就变了，她变得恨他。她要学武，她要亲手打败他，然后，救出娘亲。绝云谷的谷主，是她，而不是他。

“呵呵……”依然是一大口一大口地灌着酒，容郁影努力想把这些往事逐出脑海，可惜，却怎么也做不到。终究满心都是他的影子啊。

杏花下 的秘密



一只修长而白皙的手取走了她手中的酒瓶，轻声道：“谷主，别再喝了。”

容郁影抬眸，望见的是一张神采飞跃的年轻面庞，他是晴雨堂堂主东方悦。

“悦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”她自琴榻上起身，微微有些摇晃地站了起来，招呼道：“你坐啊，站在那里干什么呢？”

“谷主，小心……”东方悦扶住她摇摆不定的身子，“您先休息一下吧，我明儿个再过来。”

“不用了，我没事。你叫人帮我端盆水过来。”容郁影摇手，拉了张椅子坐下。

不一会儿，一大盆凉水已送了上来。容郁影将脸在水中浸了浸，随后拧了把手巾拭干了水。再次抬头，已经了无醉意。

“你这些年，果真是变了很多。”东方悦叹息。

望了他一眼，容郁影淡淡地道：“是吗？其实，你该比谁都清楚，我是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。我如果稍稍松懈一下，也许，就活不过明天。”

“为什么这样说？”东方悦微微吃了一惊，有谁要杀她？

奇怪地望了他一眼，容郁影道：“你以为，雁行疏他当真容得下我这眼中钉，肉中刺？我活着一天，无论如何也都是谷主。他要谷主的位置，就一定会杀了我，我